

2002 筆會 文粹

NI KEYI XIN LAI TA

你可以信赖他

BIHUI WENCUI

文匯出版社

2002 華僑文粹

你可以信賴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可以信赖他/文汇报《笔会》编辑部编.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3. 2

ISBN 7-80676-322-8

I. 你... II. 文...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1412 号

你可以信赖他
'2002 笔会文粹

编 著 / 文汇报笔会编辑部

责任编辑 / 叶义辉

封面装帧 / 王震坤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江苏启东印刷厂

版 次 / 2003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50×1168 1/32

字 数 / 410 000

印 张 / 18

印 数 / 1—5 100

ISBN 7-80676-322-8/I·076

定 价 / 30.00 元

笔会文粹

走过半个世纪	定价 48.00 元
感受那片森林·1996	28.00 元
面对永恒·1997	28.00 元
掌上烟云·1998	28.00 元
默守高尚·1999	30.00 元
志存远山·2000	30.00 元
卧听风雨·2001	30.00 元
你可以信赖他·2002	.00 元

文汇出版社读者服务部办理邮购

地址：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编：200002

电话：(021)63211410×3528

提示：请在汇款单上写明书名、册数、书款(含 10%挂费)，
收件人姓名、地址、邮编

目 录

成方圆	手写的青春 / 1
李子云	永久的声音 / 4
孙友田	迎接母爱 / 9
周嘉俊	凡人琐记 / 12
朱践耳	圆 梦 / 17
许觉民	心 言 / 21
袁山山	野马之死 / 25
卞毓方	非常之夜的故人之谊 / 29
柯 蓝	“柯蓝”的来历 / 32
商友敬	陪老人读书 / 38
铁 原	忍痛笑出声来 / 42
吴冠中	母 亲 / 45
张承志	盐官会 / 50
魏明伦	御医的孝子贤孙 / 54
周翼南	我与歌 / 58
李碧华	给母亲的短柬 / 62
刘庆邦	妹妹不识字 / 65

- 贾植芳
叶 冈
吴小如
流沙河
顾行伟
潘 虹
方 成
徐开垒
罗达成
许渊明
周汝昌
陈四益
余光中
迟子建
叶廷芳
王安忆
张 炜
张新颖
范 用
周而复
资中筠
肖复兴
冯世则
郁 风

陈思和
周 毅
- 把“人”字写端正/ 70
振常志/ 72
学诗忆旧/ 77
悲亡树/ 80
被“电”过的生活/ 83
“圣格莉亚·多洛”/ 86
认识侯宝林/ 90
举头望明月/ 94
学车的日子/ 99
两个 Teresa/ 103
我与黄苗子/ 107
天之苍苍 其正色邪/ 113
我是余光中的秘书/ 117
尼亚加拉的彩虹/ 123
在慕尼黑公园拷问眼福/ 128
我的大舅舅/ 131
北国的安逸/ 140
笔记本/ 143
衡宇相望成梦忆/ 146
汴梁一梦/ 150
在国外“吃请”记/ 154
忧郁的孙犁先生/ 159
“沙里宏巴嘿嘿嘿!”/ 164
巴黎都暗淡了/ 167

感天动地夫妻情/ 172
陈思和做“官”/ 180

- 唐师曾 二大妈的故事/ 187
- 郑 重 “两塗轩”主及其藏品归宿/ 195
- 赵武平 左岸隐士昆德拉/ 203
- 晁 捷 穷母现身/ 211
- 周玉明 寻找视觉艺术天堂/ 219
- 杰伊·麦金纳尼(美国) 赵武平译
在国际流行文化的试金石上/ 236
- 杨 一 我在陕北民歌手那里学到了什么? / 243
- 张 铤 长城下 芳草碧连天/ 248
- 包立民 为蔡元培“购房祝寿”/ 257
- 熊月之 笔记的魅力/ 263
- 陈子善 谭小麟、欣德米特和傅雷/ 269
- 姜 鸣 秋风宝剑孤臣泪/ 274
- 陈 钢 寻找音乐的上海/ 281
- 郜元宝 “我已经不爱你了!”/ 287
- 刘绪源 爱与共同生活/ 293
- 周瑞金 青史不忘匡济才/ 299
- 冯其庸 诗魂与花魂/ 305
- 周汝昌 刘心武 关于“櫟木”的通信/ 311
- 王 政 孔雀舞为什么都由女的跳? / 316
- 朱正琳 站在受害者一边/ 320
- 毛 尖 英语的通货膨胀时代/ 324
- 阮 直 道德能储蓄吗? / 327
- 立 平 “道德银行”无可厚非/ 329
- 严 锋 《指环王》和我们的世界/ 332

- 孟 晖
杨学武
韩少功
伍立杨
金炳华
张金岭
程乃珊
崔 健
卞毓麟
胡晓明
周国平
张旭东
钱定平
王 怡
凯尔泰斯·伊姆雷(匈牙利)文 李 震译

余秋雨
许纪霖
舒 芜

萧关鸿
刘长春
龚 静
董 桥
蒋 韵
余 之
王宗仁
- 包豪斯：一个“南泥湾”的故事/ 337
“半部清史”治天下？/ 341
读解生活的隐秘信息(外一篇)/ 343
不够知己/ 347
《根本利益》给我们的启示/ 350
“势利眼新闻”/ 354
拉丁文化和海派文化/ 357
真 唱/ 362
从霍金到罗塞达碑/ 365
吃药时代来临？/ 370
诚信和人的尊严/ 373
“带着惊愕和恐惧去观照”/ 376
时空的跨越/ 381
郭靖的哈姆雷特式危机/ 387
谁的奥斯维辛？/ 393
再迎云门/ 400
世间已无罗尔斯/ 404
何时跳出淫心杀意圈子？/ 408

呼唤科学散文/ 411
走近蓝色的黄河/ 414
留白韵事/ 418
看云鬓与加驾被(外一篇)/ 421
声音是什么？/ 424
在泰戈尔故乡/ 427
太阳里的藏羚羊/ 434

梁 衡	追寻那遥远的美丽/ 439
叶文玲	伞外西塘/ 446
赵丽宏	失路入烟村/ 450
罗新璋	且说美人善说谎/ 455
陈祖芬	花季足球/ 457
黄 裳	嘉兴去来/ 461
冷冰川	纵情之痛/ 465
鲍尔吉·原野	人体的盐/ 470
李 幸	由柳如是服砒霜而想到/ 473
沈致远	天道崇简/ 475
鲁彦周	牯牛降/ 479
李国文	胡椒八百石/ 483
赵鑫珊	关于不安的断想/ 487
史铁生	想念地坛/ 491
陈 晶	绿色时尚在两晋/ 497
梁晓声	论寂寞/ 499
舒 乙	香港有一棵老榕树/ 503
叶永烈	作家手稿的消亡/ 506
董鼎山	华裔囚犯作家的悲剧/ 510
草 婴	肖洛霍夫含恨焚稿/ 513
彭瑞高	枫泾 1974/ 517
张曙光	我译《神曲》/ 521
范敬宜	文质彬彬/ 525
石俊升	烟色蒙蒙中的莫斯科/ 528
刘 兵	贝克街 221 号/ 533
袁 鹰	遥望古夔州/ 538
王小鹰	激情之笔/ 542

- | | |
|--------------|---------------|
| 史中兴 | 巨贾豪宅里的洋货/ 545 |
| 从维熙 | 林海·睡云/ 549 |
| 刘华杰 | 美人与草木/ 553 |
| 苗 强 | 我的生活/ 562 |
| 耶胡达·阿米亥(以色列) | 傅 浩译 |
| | 你可以信赖他/ 564 |

手写的青春

成方圆

我特别喜欢给朋友写信，这几乎成了我生活中的最高精神享受。

我写信时如打坐入定，先要给自己设定一个气场，让自己处在一种被催眠的状态，把那些陈年往事或平时稍纵即逝的感觉一口气写下来，和朋友分享，中途最好不停，否则如人体内沉积多日又排泄不畅的毒素，个中滋味自不待言。而能让我先集中思绪后一气呵成的两个重要因素就是纸和笔，文房四宝中的另两样就暂且免了吧，要不真成了冥顽不化的老夫子了。

过去没有电脑，没有 E-MAIL，朋友的思念、亲人的关爱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在纸上的，闭上眼睛仔细想想吧，生活中有多少让人柔肠寸断的故事都是和书信有关系的，翻开那些信，眼前就是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想忘也难。

少年时代曾有一青梅竹马的朋友，看他给我的信时总有些字迹显得模糊不清，我问他为什么，他淡淡地说是写信时眼泪流在了纸上，听了这话我的眼泪立刻流了满脸，那些信也一直保留到现在，后来自己的生活尽管沧海桑田，但那段往事终封存在记忆深处。

二十几岁时常出差在外，往往是巡回演出，最高兴的事就是

刚到驻地就收到妈妈的信，从第一站起就把后面的行程告诉家里，收到信后不吃不喝先读信。有时寄往前一站的信没及时送到，辗转数天后连同新的信一起到了，这天简直就成了我的喜庆节日，饕餮大餐，“如雪片似的”信，那天是中到大雪。

还记得曾给一在国外的朋友写了一封缠绵悱恻、无限伤感的信，写好之后我骑着车去发信，那天正好下着小雨，把我本来就潮湿的心情浇了个透，为了不让信淋湿，我把它揣在怀里，小心翼翼的，从亲手把信放进邮筒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盼着回信了，从此每天的期盼中又多了几许感伤。那正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年纪，愿意把所有的美好都涂抹上一点儿淡蓝色，幽幽的眼神里满是深秋落叶。

我对纸和笔是很挑剔的，我喜欢横格纸和粗粗的书法笔，这种笔可以写出毛笔的神韵，在笔纸接触时会发出轻微的“沙沙”声，写到酣畅淋漓处仿佛有神力相助，这时候每个笔画、每个标点符号都浸满了情感，真所谓力透纸背。我从小就练书法，父母的字都写得漂亮，每天让我临摹一篇，当时觉得苦不堪言，而日后每当旁人夸奖我字写得好时，嘴上谦虚，心中窃喜。的确，时下字写得好的人越来越少了，我在想将来人人都打字，中国的书法艺术会不会失传呢？那种从小就仰慕的浸透在笔触间的优雅是否真的风光不再了？但愿我是杞人忧天。

传统的书信方式从写信、写信封、贴邮票到寄出就像是一个酝酿过程，比发 E-MAIL 慢多了，但在这个缓慢的过程中能体会到很多细腻的感受，内心所有的情感都一点一滴地浸透在笔纸间，同时想象着对方收到信时的样子。由于这个过程漫长，伴随而来的心情，或愉快，或惆怅，也就随之延长了许多。而发 E-MAIL 往往是匆匆忙忙，有事说事，还都是事务性的事，然后一点鼠标就走了。满屏的四方字一个个排列整齐，怎么看都觉得

像施了人工化肥的蔬菜水果，全然没了中国字的内在神韵，没了写字人的性情，甚至没了性别，人们不是常用“娟秀”来形容女人的字吗？

其实我一点儿不排斥电脑，也享受着它的种种方便快捷，但每当我给最亲近的人写信时还是喜欢用笔，因为我坚信字是有生命的，有情感的，在书写的同时，我生命的一部分也随之带走了，而打字则像是请人代笔，隔着一层什么，就像打电话时尽管你能清楚地听到对方的呼吸，可有些话就是怎么也说不出，最后还是得借助笔纸，就是这么神奇，形式的不同、工具的不同，影响到内容的不同。

每年收到贺年卡时，我最讨厌的就是在一张印着酸词俗套的卡上夹着一张名片，那份例行公事的敷衍就像是打发乡下来的亲戚，本来是善意的关怀却显得那么言不由衷。我喜欢精心挑选不同风格的卡，亲笔写上几句简单的问候，让收到的人觉得这是充满感情的唯一，而不是电脑上点击无数人次的转发。

抽空给你爱的人写封信吧，也许他在天边，也许就在身旁，当你们有一天老得哪儿也去不了，那时再翻出现在的信，尽管泛黄的信纸残缺不全，但你看到的一定是一生中最美丽的诗篇。

（刊于 1.1）

永久的声音

——悼念光年同志

李子云

4

自从得知张光年同志再度罹病，大家对于光年同志大限的到来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但是，谁也没想到它来得如此之突然，给人一种正在演奏中的乐曲戛然而止的感觉。是啊，前一个月，我去北京看他，他还兴致勃勃，谈锋甚健，历数他今年的写作计划，全无一点病人的样子。他突发心脏病的前一天，北京的朋友去看他，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仍是“谈笑风生”。匆匆数月，他竟就此离去。过分突然的诀别固然更加令人难以接受，但是，这种离去的方式倒也符合光年同志的性格。虽然最早他以诗奠定在文坛的地位，但他却是一个重理性、自制力强，待人行事精干爽利、不喜欢拖泥带水的人。我想人如果能够自由选择自己生命终止的方式，大概多数人都不愿意长期缠绵病榻，都会羡慕光年同志这样免除了最后反复受病情折磨之苦的结束方式。这也许是我们痛悼光年同志的时候，可以稍稍告慰于光年同志家人的。

光年的离去也许可以说是一个时代——“三十年代”左翼文艺的结束。夏衍辞世，还有荒煤、光年在，现在光年也走了，那个时代真正垂下了大幕。

光年是我早在幼年时代就接触到的一位作家、一位诗人。我最早接触到的文艺作品就是《五月的鲜花》。那是在北京读幼儿园的时候。当时的老师大概教我们唱了不少各种少儿歌曲,但是留在我记忆中的却只有《五月的鲜花》。老师竟然教我们如此幼小的孩童唱如此沉重的歌曲,我想这大概是由于当时正是“九一八”事件之后不久,全国抗日呼声高涨,而我就读的北师大附小幼儿园老师,大都是北师大的学生,她们将大学中澎湃汹涌的抗日情绪带进了这个幼儿园。老师教唱时声泪俱下,我虽然不懂歌词的含意,但我随着凄婉而又壮烈的歌声竟也双泪直流。这个歌声几乎是伴随着我长大的。听到《黄河大合唱》,那是在好几年之后了。学唱《黄河大合唱》的时候,光未然和冼星海的名字已经如雷贯耳,但是,我一直不知道《五月的鲜花》和《黄河大合唱》出自同一词作者之手。尽管岁月流逝,已经经过了半个多世纪,但直到今日,每听到《五月的鲜花》、《黄河大合唱》,还有端木蕻良作词的《嘉陵江上》,还是感到无比动人而优美。

我,应该说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在这种歌声中成长。它们深入我们的心灵,变成我们精神的组成部分。对于我们来说,在这样幼小的年纪,就承担起这样沉重的精神负担,未免过于残酷。但是,这是时代造成的,而非歌曲作者的本意,除去对于家国的忧患意识,它们还培育了我们对于艺术的最初的理解和审美趣味。尽管后来随着时代的推移、环境的变迁、知识和经验的增加和积累,自己的艺术观念也有所调整 and 改变,但是,最早接受的影响,犹如深深烙上的底色,是不可能全无痕迹地抹去的。

虽然我很早就接受了光年同志的诗作的影响,但是我见到他、认识他却是很晚的事。那已是 he 担任中央文化部艺术局长的时候了。如同我见到许多自己心仪已久,并且已成为文艺界

领导人的作家一样，第一次见到他时我也非常失望。在他身上找不到一点我所想象的诗人的气质，看不到一点激情的痕迹。他严肃、冷静、不苟言笑，说话四平八稳、条理清晰，连语速都较常人为慢。那样热血澎湃、哀思婉转的诗歌怎么会出自这样一个充满理性的人之手。别说表达我对他的敬仰之情，我连和他说话的愿望都失去了。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无论是他任艺术局长，还是主持《文艺报》、中国作协工作期间，无论是在会上还是会下，每次见到他，我都远远地默默而立、默默而坐，或一板一眼进行规定的工作汇报。

我和他真正开始接触，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特别是在他从作协领导位置上退下来之后，我喜欢在前辈从领导职位上退下来之后再来往，因为此时彼此之间只剩下前辈和尊敬他的后辈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单纯而无拘无束。

全国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是由他主持召开的。这次大会可说是检验改革开放政策在文学方面初步成果的大会。如果说，1979年召开的第三次作代会，领导层的主要力量还集中于进行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国策还刚刚形成提出，因而文代会上充满的是呼吁扫除封建余毒的声音，那么，在这次大会上，民主气氛渐开，与会者发言空前热烈。尽管意见并不完全一致，观点也有歧异，但是大家各抒胸臆，畅所欲言，连理事候选人名单都经过全体代表反复讨论。大会气氛十分活跃，特别是从光年在会上所作的主体报告中，可以看出他对文学工作、文学规律的新的思考。如果说，此前，在文艺工作的领导岗位上，他也参与过某些错误路线的执行，他伤过一些人，也被人伤过。在当时，这是在他那样职位上的人大多很难避免的。但他不肯轻易言错，不肯简单地赔礼道歉。不知道这是由于楚人的耿倔脾气，还是他以为如此简单的表态无济于事？不过，通过他在这次大会上的说

法和做法，大家都感到他对过去文艺路线中的问题认真思考过、清理过、总结过，而且形成了自己的新的看法。他受到了人们的拥戴。这是光年同志在文艺领导岗位上焕发的最后的辉煌。会议结束之后，他功成引退，新当选的年轻班子接过了工作。光年同志在这一点上也令人敬佩，那就是他退得干脆利落，不恋栈，不黏滞，没有一点拖泥带水，说不管就不管了，不仅不再干预作协的日常工作，连文学方面的各种会议也极少、甚至不再参加了。他埋头写作，研究《文心雕龙》，并将《文心雕龙》译成白话骈体文，还担任过民间的“文心雕龙研究会”的会长，有兴致时到处走走。这时候他开始可以从容地和我们这些晚辈们天南海北地聊天了。在我看来，他晚年的生活另有一种丰富多彩，他的形象在我们眼中也更为生动亲切起来。

他不干扰新的工作班子，并不意味着他停止了对文学、对社会的关注和思考。他们这一代人，从青年甚至少年时代开始，就投身革命，光年同志是十五岁就参加了革命的，他们的生命与之血肉相连而不可分。何况他还是中顾委委员，不断要参加讨论国家大事呢！那些年，文坛内外也是风雨是非不断，但他坚决站在支持改革的一边。对于他在文学方面经过反思所提出的主张，无论别人有什么议论，或给予什么压力，他都不露声色地不为所动、泰然处之。并且，仍然继续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他几次向我提出，和我作一次有关文学方面问题的对谈，后来还具体建议从夏衍、周扬、曹禺的文学道路谈起，最后甚至决定先从曹禺谈起。他还准备了许多第一手的资料。我听得他是想通过几位不同类型作家的发展历程和遭遇来回顾党领导文学艺术的经验教训，进行总体的反思，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计划没有来得及实现。不过，我听说他在即将出版的《张光年文集》第三卷——评论卷的引言中，提纲挈领地表达了他的思考结果。他在谈到